

清代 洪门史

- 胡珠生 著
- 清史研究丛书
- 辽宁人民出版社

清代洪门史

胡珠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洪门史/胡珠生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1

ISBN 7-205-03429-9

I. 清… II. 胡… III. 天地会-历史-清代 IV. K25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902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81,000 印张: 19 $\frac{1}{4}$ 插页: 8

印数: 1—2,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中平 责任校对: 安丽君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定价: 32.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近百年来，洪门的起源历史引起中外社会人士的普遍关注，“洪门学”蔚然成风。本书是第一部以《清代洪门史》命名的学术性专著，全面阐述洪门的真实起源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是最近四十年来洪门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也是洪门学的奠基之作。

花會歌

化蓮聖名願歌

天中 化聖天成 大智 志張伯 宗玉順 洪太巖 張九官
 常 日說 福州 使 李式蘭 使 日山 劉 志品 承 題
 分 林文和 上 招 蕭 使 月 賢 使 支 御 占 題 同 宗 斌
 安 生 翁 永 多 使 達 存 余 新 隻 得 余 寬 萬 鄉 道 德
 榮 生 楊 依 依 有 意 成 又 延 貢 雲 坤 山 周 族 英
 茂 林 高 高 高 元 貴 姚 必 達 有 元 傳 有 玄 三 槐 陳 引
 王 志 祠 三 姑 山 鄭 必 得 鄭 必 達 井 利 李 利 也 有 利
 龍 和 祠 三 姑 山 鄭 必 得 鄭 必 達 井 利 李 利 也 有 利

黃 昌 成 林 長 到 鄭 玉 蘭 李 廣 雲 盧 廣 勝 天 良 釋 和 尚
 殊 光 明 朱 道 長 天 百 雲 南 雷
 關 聖 帝 君 五 月 十 三 日 據 事 科 儀
 安 壇 叩

打 閱 利 義 關 具 見 榮 耀 過 人 氣 概
 參 遙 天 人 路 便 是 聖 賢 行 已 工 夫
 赤 膽 獨 難 半 月 有 鋒 分 宇 宙
 丹 心 不 泯 終 宵 紅 燭 照 網 常

原見《香花僧秘典》抄本(原藏者福建東山縣銅陵鎮周炳輝家,1993年由東山縣東明寺住持釋道裕发现)。

被拿他竟將母親妻子丟棄逃走他從前所
 說的那些法術想來都是假的了馬朝柱還
 說他有六萬兵又有傳將軍劉將軍一個守
 條一個千總在湖南採旗叫小的把劄付交
 與朱連芳前赴湖南調兵如今也不見來了
 看來盡是他的謊話小的實是被他倆騙害
 的他們如人逃赴何處小的實不曉得
 詰問那馬朝柱既會給你劄付你又曾將劄
 付交給朱連芳前赴湖南調兵那劄付內是
 何言詞你斷無不記得的理再供來
 猴供那劄付內小的如今細想寫的是承運
 承奉天子詔曰法亮舜之高風湯武之遺跡
 八洞精兵各自提駕天將天神齊入金關之
 上龍日龍時盡起無疆之兵陰破安慶陽征
 南京三關之上十萬神兵相助玉泉盤龍陣
 玉面白虎陣玉面紅水陣玉面黑水陣龍巨
 張王敬利太郭君令與昭將士謁南山天運
 年月日

《胡南山供詞》中《劄符》，湖北巡抚恒文乾隆十七年四月廿九日后数日奏

折。

供單

陳丕供小的年六十四歲福建漳浦縣人祖居
雲霄山尾村家中父親已故有母方氏現年
八十六歲妻謝氏兄弟陳令陳昌並無兒子
小的自幼習學拳棒會醫跌打損傷乾隆三
十二年聽得本縣高溪鄉觀音亭有提喜和
尚傳授天地會入了此會大家幫助不受人
欺負小的就與同鄉的張破臉狗去拜從提
喜入會後來因有同縣人盧茂等犯了重案
擊獲治罪官府凡遇地方有結盟拜會的人
都要掣究小的害怕就在家耕種不敢說出
拜會的事平日並未到過臺灣也無傳授過
別人的事那提喜和尚是漳浦縣人大家都
叫他提喜和尚他俗家生在何處是何姓氏
小的沒有問過不敢妄供提喜現年約有六
十八九歲小的近年以來就不到觀音亭去
此時提喜是否還住在那裏實不知道這會
傳聞已久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並非提喜倡
起的也此外傳授何人小的不知道那陳虎

卷之四
神名証者主。一。等。初。後。
琴色奉獻祝于。二。等。今因廣東省鳳城亭高溪二庵馬溪
廟明王傳字今夜攝血拜盟結為同胞兄弟永無二心合昭同盟
姓名開列于左

孝友畢然締結今生不父義勝同胞共乳似管鮑之忠刺
 張公義收○○○○○○○○視今一室今夜傳教汝手路密約
 六不傳父母○○○○○○如有漏泄報執拿重責天今密成
 自今該輩之後前有死仇扶服今馮子以汝之中更前而數
 者善相勸有是相規總急相請犯相扶我等兄弟義同當循
 規守法不可借督日月為恃恐欺弱滿亮作子故也誓約
 自休自當不為累害人者不忠不義

如有漏泄報執拿重賞天下寧無
急報時犯強扶我哥兄弟弟當領
乃特發期滿滿亮作子故子誓約
者不忠不孝

《天地会结盟誓词》底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此据《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赫治清文复印。

搜出顏亞貴桃園逆歌一紙恭呈

[illegible]

读《清代洪门史》

——《清代洪门史》序

何龄修

我与珠生先生见面结识已有整十五年了。但是，学人相识，在见面之前往往有文字结识。如果从这方面说，我认识他还略早一点。先年他在《历史学》杂志上连续发表关于天地会和青帮史的研究文章，我读了很感兴趣。我对天地会没有什么研究，但很喜欢明末清初的历史，认为一个大动荡时期人们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活动，较少遮掩，比较真实，表里如一。天地会是清朝的特产，是清史的独特课题，又正是这个历史时期内出现的，自然是我关注的对象。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当时已有不同的说法。我读过蔡少卿先生的大作，但我宁肯相信传统的说法，觉得一个乾隆中叶诞生的互助团体始终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实在不能理解。珠生先生的文章是评论蔡先生的乾隆说的，在总的倾向上与我的想法允称同调，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所以也可以说，我与珠生先生相识，还是与天地会这个课题关联着的。在见面后，我又得知刚解放时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是我的大师兄、甚至老师辈的人，这增加了我对他的亲近感与尊敬。

现在他的专著《清代洪门史》即将交付出版，承他寄来全稿的复印件，驰书让我作一序言。拜读珠生先生大作，我深感此稿不愧数十年心血的结晶，蓄积厚实，功力精深，处处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概括。时下有些讲究经济效益的“史学著作”，

2729/12

其作者往往并没有多少心得，东抄西撮，率尔操觚，动辄数十万言，读来可能生动、流畅，但轻飘飘，没有落在实处，不大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弄清一个历史问题谈何容易。以本书为例，作者花费约三十年的精力搜集材料，反复排比、分析，向同类著作学习，与不同观点辩难，不知经历多少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才摘取今天的丰硕果实。作者在《自序》中谈的情况和体会，道出了科学探索的艰辛，刻画出一位诚实的学者在科学道路上坚持不懈、奋力前进的轨迹。这只是就殊生先生的著作说的。如果就解决一个更复杂更重大的史学课题而论，其艰难还需要增加数倍、数十倍、数百千倍，积累几代人、甚至超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的果实即使不像《西游记》说的人参果那样“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但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史学的发展、进步看，现在最需要的，是本书这样踏踏实实的作品。

本书题名《清代洪门史》，但其下限已突破清末，实际上是一部完整的洪门通史，以及洪门史学史、天地会文献学三合一的大著作。洪门通史是全书主体，其深入细致固不待言，即洪门史学史、天地会文献学两者的论述也是深刻和周详的。这样内容和规模的洪门史，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是独一无二的。

《绪论》和第一章构成洪门史学史。使我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在对已有的洪门史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时的客观态度。本书在天地会的创立时间问题上持康熙说的，而蔡少卿、戴玄之、秦宝琦诸先生则主张乾隆说，是学术上的对立面。但是，书中如实地分析了持乾隆说的诸位先生的学术业绩，指出“真正推动洪门史研究的是蔡少卿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的文章，推崇他们“在洪门史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因

他们“首先利用”历史档案，“把洪门史研究转到以档案史实为基础的轨道上，使得会党内部凑合附会之作黯然失色，从而洪门史研究才能摆脱主观猜测，真正成为科学”。这些话对持乾隆说的先生们的功勋不是过誉；但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评价，没有诚实态度、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即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学人，是不会把这样的评价给予对立面的。科学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声音，科学需要讨论、辩难、斗争，相互促进，才能进步，才能更加深入，否则就只会成为一潭死水，一个没有活力的学术托拉斯、僵化的学术宗派。珠生先生显然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学术乃天下公器。”这就是说，他的心里早已装着一个虽已不新鲜、但很难真正掌握和实践的大认识。因此，他以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精神来从事自己的史学课题的钻研，检验在这个课题上的一切成果并评价提供成果的学者的功过是非。我要再次强调，这是非常难得的；不完全排除虚荣心、私心杂念，就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也正是这种精神，大大提高了他的著作的科学性。

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具有天地会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本书独特的贡献。

研究洪门，漠视或轻视它自身提供的大量文献，不下决心千方百计去剥掉其神秘外衣，破译其中的“密码”、“隐语暗谜”，做艰苦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工作，在科学上应是一种失策。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容易产生使研究者独钟情某一类史料，忽略其他类史料的倾向。但从科学研究的要求说，这却无疑是一种偏向。应该合理地有分析地使用史料，充分挖掘其史实，发挥其价值，择善而从，不宜偏废。各类史料各尽其用，相得益彰。因此，这里首先存在对某类史料价值的认识问题。不认识它的价值，从何用起？珠生先生对洪门内部文献有充分的

认识。书中写道：“会书是认识洪门历史的钥匙，是打开洪门历史奥秘的突破口，任何对会书研究的漠视或歧视，都将妨碍对历史真相的接近。”这真是一语破的，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我想，这当然是长期研究凝成的认识，反过来又指导研究走上成功之路。其中对会书形成、传播、发展、演变史的研究，确定各种会书本子的辈分（何本早出？何本晚出？何本最具原始性？等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会书研究，无疑还是洪门史研究中的“高难动作”。其难度首先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会书数量繁多，各本之间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进行比较研究非常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茫无头绪；会书内容的神秘性，扑朔迷离，真伪杂陈，隐语暗谜，有类天书；会书语言的地方色彩，使表述更加繁杂和艰涩。因此，对研究者本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也就更高。珠生先生知难而进。我们看他用外科手术般的耐心细致找出各本的异同以引出必要的结论，纯熟地运用考证方法在会书中寻找诸多内证，并用档案和其他记载作旁证，又利用语言知识研究会书的传袭，帮助解决内容的原始性等问题，就知道他为此下过的呕心沥血的工夫。

天地会创建时间和历史情节的确定，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一出重头戏、一场攻坚战，一次清人争夺辽东的萨尔浒吧。本书总结说：“天地会的产生有确定的时间——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确定的地点——闽南云霄高溪寺前三河，确定的创始人——万五达宗和李、桃、洪等，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垂于史册。”这个结论正是以会书为突破口取得的。会书的记载与其他史料相印证，使一个湮没整整三百二十年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云开日现，水落石出。我在原由我个人署名的《清史论丛》（1993年）编后记中说：“原来在虚无飘渺中，扑朔迷离，若明若暗的

万云龙大哥，现在则已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天地会起源的各种历史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等）也都粲然具备。”在我看来，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可以成立了。这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从蔡少卿先生的大作发表起算）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殊生先生的建树，除他自己认为的解开“天地会根由”之谜外，他对整个问题的连贯起来的思索和研究，催化了结论的诞生。那是非常复杂的艰苦的劳动。

其后十一章是洪门各个时期的活动史和若干专题的论述。本书《自序》曾指出洪门史的三大难点。但三大难点论只是持康熙说者的看法，解决三大难点也是这派学者长期努力的方向。因此这十一章既是目前最详尽的洪门史，又着重解决三大难点中一、二两大难点：一是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空白历史的填补，二是天地会与哥老会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证。解决第一大难点，是使康熙说牢牢地树立起来的必要条件：假使有确凿无疑的材料证实乾隆二十六年就有天地会活动存在，那末天地会起源乾隆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在这方面，横在持康熙说学者面前两道屏障：活动的史实还待挖掘，有关活动的天地会属性又需要证实。两道屏障中的任何一道都像是牢不可破的。如果不是这样，乾隆说就出不来，出来了也没有多少附和响应。因此，两派学者在填补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活动历史空白问题上的交锋生死攸关，尖锐、激烈，充满科学趣味。我一直很注意斗争的进展，非常佩服那些揭发长期被掩盖的天地会活动的学者锲而不舍的精神、阐幽发微的才智。本书关于乾隆十七年“马朝柱案是承先启后的典型的早期天地会大案”的论定，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项成果，论据充分，无可辩驳，对乾隆说称得上是致命的冲击。

甘瓜苦蒂，美枣荆棘。对世间的人和事不可求全责备。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美。科学类书，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的产物，是认识在某个阶段的文字小结或结集。认识受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谁也不能超越这些局限。所以认识是一条无尽奔流的长河，它总是可能、而且也正在不断地发展、深化。书作者必须尽力而为，精益求精，而书中仍然会存在疏漏、肤浅、偏向、错误。史学著作尤甚，在此不细论。珠生先生有鉴于此，预先说明“本书毕竟只是一家之说”，可能还存在“错误和缺陷”。除了他自列种种，我认为康熙年间诸活动天地会属性的论定，还需要加强。书中的不完善，也反映出康熙说还存在的一些罅漏，有待各位学者继续努力。

近读《赵执信全集》，在其《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先叔祖韞退赵公暨原配张淑人合葬行实》一文中，我惊喜地发现在清初抗清队伍中实有名万云龙的首领人物。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清分巡江西湖西道赵进美辖境内，“剧盗万云龙者破吉水、新喻二县，既获，复逸去”。越狱逃走后，“云龙展转楚闽间，多死党，一日能知千里外事”。但他最终被赵进美“百计钩致，越二年，竟擒之”。其后他无疑是被杀害了。这一记载很引起我注意。我认为它说明了如下史实：在康熙十三年即天地会创立之前十几年，确有一位名万云龙的反清首领；万云龙曾在福建活动；他有越狱脱祸经历；他的亲密同党极多；他“一日能知千里外事”，即有广泛、快速、有效的联络网，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捕，其后遇害。由于最后一点，这个历史上的万云龙不是历史上的万五达宗，也不是西鲁故事中的万云龙大哥。他的出现不能改变本书所获得的结论。但是，这个历史上的万云龙被发掘出来，仍有其科学价值。他引发了他与万五达宗、万云龙大哥的微妙关系的问题，有关他的记载所说明的史实包含了天地会创立和西鲁

故事的某些重要因素。我认为，如果说天地会创建者中有他的许多同党，并且利用了他的现成的联络网和地下活动经验，绝不是不合理的。不管怎样，这个万云龙的出现，增加了康熙说的分量。他大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我想，这是珠生先生和其他研究天地会的学者所乐闻的，也是他们乐意做的工作。

一本书的序言，应能发挥该书的精义。但我序《清代洪门史》，深愧无此能力。拉杂地略抒所感，难免佛头着粪之诮。本书的精彩是客观的，读者显然最能领略、识别。珠生先生让我作序，其意在纪念我们因此一课题牵合的友谊。贱名因此得附于骥尾，我也深感荣幸。是为序。

1995年1月15日

自序

早在1951年，我从事《哥老会之源流及其反清斗争史》课题的探讨，《史学周刊》编辑部告诫我：“日人著作与《清稗类抄》等书引用时应特别慎重。哥老会与天地会、青帮的文献似应多搜集一些。”为此，求助于张政烺师，得读《天地会文献录》、《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和王约瑟编的青帮手册《度世宝筏》；其后又蒙袁定中同志惠借《汉留史》和《安庆粗成》；1960年底初步写过五万来字的《哥老会史略稿》。“文革”开始后，中辍了十多年，直到1978年才能在业余重理旧业，整理藏稿。次年在《历史学》季刊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青帮史初探》和《天地会起源初探》，重新开始洪门史的系统探索。1984年10月上海师大召开中国会党史研究首次学术讨论会，有感于起源史问题的复杂难明，在应邀的大会即席发言中，我曾把起源史的圆满解决寄希望于旁听席上的年轻一代，赢得了热烈的掌声。1990年，我向国家社科基金会提出《清代洪门史》的立项申请，承蒙批准，深感责任之重大，于是摒挡杂务，全力以赴。1993年4月，初步完成第一稿。南京国际秘密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结束后五个月，完成改写稿40余万字。此后继续补充史实，痛加删改，于次年6月初旬完成付印稿，正文都40万字。四十三年夙愿能够及身实现，完全出于当年意料之外，内心的喜悦不可名状。为此，我想谈点克服困难的认识和体会：

洪门史研究是一门开创性的学问，其难度集中在三个方面：